

## CRPD 第 2 次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見

### 2021 年 03 月 24 日心智障礙者焦點團體-發言紀錄重點摘要

發言人	發言摘要
侯淳之	<p>1. 針對武漢肺炎對我們的影響：</p> <p>(1) 工作方面，我本身所在的職場就是醫院，每天有大量的病人出入，因此我們整天都必須戴口罩工作，除了用餐時可以短暫脫下口罩之外，其他時間口罩是完全不離身，其實戴口罩多少會影響到工作效率。此外，部立桃園醫院事件發生後，我非常緊張，萬一那家醫院的病患轉到我們醫院時會不會被波及，這是最擔心的地方。</p> <p>(2) 在日常生活方面，我平時會爭取一些才藝表演、分享，但因疫情關係，擔心有群聚感染風險，基於安全考量，我就大幅減少才藝表演、分享的機會。</p> <p>2. 這是我之前碰到的經驗，有一次搭火車在車上休息時，列車長到我的身邊，使用掌上型的機器進行查票，當時我的四周都有乘客，卻只把我吵醒查票，心裡感到不太舒服，列車長雖然是在執行程序，但也需要考慮一下乘客的立場，我覺得若要查票就應該對全部的乘客，不能只針對愛心票的乘客。自閉症的狀況不像是行動不便的輪椅使用者，顯而易見，我們這類型的人容易被要求查驗，心裡不太舒服，希望能有解決的方案。</p> <p>3. 就業方面：</p> <p>(1) 我做過幾份工作所遭遇的狀況，主要是跟同事在溝通上會有摩擦，加上可能互動的能力，我有時候會被晾在一旁，難去融入，尤其是第二份工作，跟1位女同事可能相處不好，加上那位女同事的個性也比較直接，造成我不太敢跟她溝通或找她協助。</p> <p>(2) 其實這幾年我慢慢知道我自己的狀況，所以希望不只是我身邊的同事或朋友，而是能有更多的人知道自閉症的特質與需求，就因為這樣，我也開始爭取機會讓大家瞭解自閉症的特徵、我是如何面對這樣的障礙，包括在就學時，我常常被欺負，甚至被同學打到瘀青，也沒有要好的同學、朋友，一直延續到工作，現在的我也很少有要好的同事，造成我在工作上如果需要協助時，會難以向同事與主管反映與求助。</p> <p>(3) 工作上最主要是學習的進度，一開始的時候有試用期</p>

發言人	發言摘要
	<p>，前面幾天有就服員陪同，但這樣卻造成同事對我產生疑問，對我不是很認同。</p> <p>4. 交女朋友方面，我會看得比較謹慎，如果要交往的話，會找信仰一致、彼此了解、個性接近的人，而結婚就是看緣分，但一旦結婚了，要仔細思考後續能否承擔買房子、生小孩、如何教育下一代等等一切。其實我的癥結點是比較不敢向對方表達，但我仍會以平常心去看待，有就有，沒有也沒關係，最重要的是自己有辦法活下去。</p> <p>5. 對未來最擔心的是如果父母都走了，我要怎麼辦？要自己租房子？還是要到家園或入住社會住宅？如果我一個人住的話，有沒有辦法應付？能不能把家裡的事情管理好？這些都是我顧慮的問題。而且萬一遇到家裡有需要求救的狀況，例如有歹徒突然找上門，要對我不利，可能找不到人幫忙，我該怎麼應付？</p> <p>6. 如果可以買間房子，第一要件是到我工作地點的交通要方便，如果經濟又能負擔，這樣就好了。</p> <p>7. 我目前的生活，如果單從生活上算可以應付，但我希望有機會讓社會大眾了解自閉症者的特質、我是如何走過、經過哪些轉折點，這是我近幾年來一直想要做的事情。自從我大學畢業進入職場後，慢慢體會自閉症在我人生中產生的影響，因此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我們在生活及工作上的特性，像今天就是一個寶貴的分享機會，可以表達我們的心聲。就像我前面所說的，單用眼睛、表情是很難看出我們內心的想法，而我可以藉此機會，讓大家知道我心裡的想法、看法，以及我之所以會有這樣想法的原因。父母親已經把我們帶大，我希望不要一輩子都依賴家人，總有一天自己要走出來，就是因為這樣的想法，讓我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這類障礙的特性。</p> <p>8. 目前我存在戶頭裡的錢，沒有必要時不會提領出來用，我之所以將這幾年工作的收入都存下來，是擔心以後如果家人都一一離開，剩下我一個人時，就能用這些存款以防不時之需，比如要買房子、或是繳房租、水電費等林林總總的費用。而就我的現況來說，這些開銷很吃緊，所以要先穩定目前的工作，希望多做幾年，甚至能到退休，但如果逼不得已需要換工作，我會先找適合的，可以銜接就銜接，讓空窗期愈短愈好，就能接續收入。</p>
許亞魁	1. 針對武漢肺炎對我們的影響：

發言人	發言摘要
	<p>(1) 去年疫情比較嚴重，我在國民健康署上班，因為是密閉式的環境，除了吃飯、喝水之外，從早到晚都要戴口罩，造成大家不方便，但擔心被傳染，大家還是戴著口罩，比較安全。</p> <p>(2) 在日常生活方面，我有參加一些活動，例如攝影課，到戶外拍照，也要戴口罩，但去年因疫情的關係，暫停了。</p> <p>2. 我之前的經驗，有一次搭公車上課，忘記帶愛心悠遊卡，但我有帶身心障礙證明，上車時拿8元錢幣給司機看，並且跟司機表明我是身心障礙者，但司機很兇對我說：你看起來像一般人，不應該投8元、應該投15元，最後還把我趕下車。另外，我雖然有身心障礙證明，手腳也都有受傷，但乘客都不讓座給我，甚至每次都把我從座位上趕起來讓座給老人家，即使我拿出身心障礙證明，還是被趕起來，就連復康巴士的司機也不照顧身心障礙者。</p> <p>3. 我目前有男友，已經交往了15年，他也是身心障礙者，我們有結婚的打算，若要結婚，雙方要互相、尊重對方，我們的父母親都答應，也有很多人在問我們何時結婚，我都回答：還不知道，要看緣分。如果可以的話，能跟男朋友結婚、組成家庭。如果以後生育時，可以互相照顧、照顧對方的家人，希望可以成為他們的一家人。我們交往15年還沒結婚，是因為目前還沒存夠錢，正在努力存錢。</p> <p>4. 關於能不能到朋友家住，我的想法是要先經過家人的同意，如果我去住朋友家，或者朋友來住我家，都是要經過雙方家長的同意，並留下聯絡方式，讓家長可以先向對方家長確認自己的孩子可不可以住你們家，若經過同意後，仍然要保持聯絡，以免孩子不見了或發生狀況。</p> <p>5. 哥哥、姐姐都已經結婚在外組成家庭，家裡只剩下我與父親同住，我會擔心如果以後爸爸不在，我一個人的生活要怎麼辦？不可能去打擾哥哥、姐姐的家庭，我是要社區居住或其他方式，目前還不知道該怎麼辦，但如果有結婚的話，可以跟先生一起商量。</p>
曾昱誠	<p>1. 針對武漢肺炎對我們的影響：</p> <p>(1) 疫情剛爆發時，許多人很恐慌跑去各藥局買口罩，我曾跟家人一起排隊買口罩，沒想到快輪到我們時，口罩</p>

發言人	發言摘要
	<p>剛好賣完了，從那次之後，我就沒有再去買了，但很慶幸的是，最後政府供應很多口罩、足夠我們使用。目前疫情狀況對我們來說，還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這要感謝陳時中部長。</p> <p>(2) 我在便利商店工作，除了外出、上班、進出公共場所都要戴口罩之外，其他生活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但我不清楚社交距離保持1.5公尺，到底有多長，而且大家都知道必須保持1.5公尺，但我有時出去買東西，還是會被別人插隊。</p> <p>(3) 我每3個月要回診看醫師，有時候到了醫院才發現自己沒帶口罩，身上又剛好沒有口罩，所以希望醫院現場能準備限量的口罩提供給民眾，要付費或免費都可以。</p> <p>2. 求學與工作：</p> <p>(1) 我國中時是就讀私立學校，教過我的老師都很注重成績，很少關心成績表現差的同學，同學也沒有同理心，見到我時就會說出難聽的字眼、甚至是髒話，也有一些霸凌行為。後來我的班導師找了輔導室主任幫我安排1位心理諮商師，除了幫我做心理輔導之外，也教導功課，後來我的成績有進步，擊敗一些同學，我被霸凌的狀況有稍微減少。</p> <p>(2) 高中時，我讀的是綜合職能科，讀的項目很多，除了烘焙、烹飪之外，還有植栽、洗車、清潔、洗衣、調飲料，學習很多。但當時我沒有想到畢業以後要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就看老師幫我安排做什麼的工作。</p> <p>(3) 後來我被安排到加油站洗車，我洗車很認真，得到主管、同事、客人的認可。主管看到我的表現，於是讓我學習做加油，但沒想到這是惡夢的開始，在加油時，我遇到客人沒有付錢就離開，因此賠錢賠了1千多元。之後我因一時的疏忽，在短短的1個禮拜內賠掉1個月的薪水，當時我也對主管有點不滿，導致我離開第一份工作。</p> <p>(4) 我現在7-11，負責清潔、煮茶葉蛋、補餅乾與飲料等，這份工作彷彿從地獄到天堂，員工、老闆及顧客都把我當一般人看待，目前已經到了第7年，正在挑戰做滿10年，就能在7-11的尾牙時被表揚。</p> <p>(5) 我在7-11穿著員工制服，顧客不管是需要列印資料、找東西或領取網購貨品，見到我都會直接尋問或表示要</p>

發言人	發言摘要
	<p>列印，我也會根據我可以協助的部分，提供服務，如果不會處理的話，會請同事或店長幫忙。</p> <p>3. 我目前還是單身，但有心儀的對象，她是1位很好的女孩，平常很關心我和我妹妹，我們有時候會打電話互相抱怨、或者分享今天發生了什麼事之類。她讓我最感動的是，我妹妹個性很叛逆，不服家裡管教而離家出走，那位女孩會主動關心我妹妹，並且把我妹妹的事情告訴我，所以我正試著找機會向她告白，看有沒有機會成為終身伴侶，如果不成也沒關係，當永遠的朋友也可以。所以，我希望我能結婚，即使不生小孩也沒關係，一輩子有人陪著，而不是自己孤單一輩子，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我在過去曾經有過告白的經驗，但是被拒絕了，這個經驗讓現在的我感到害怕，擔心會再次遭到拒絕，但又怕自己的未來永遠孤獨，告不告白都很為難。</p> <p>4. 機構的青年可以去住朋友家，但前提是要先告知機構的主任，除此之外，到了朋友家之後也不要太麻煩朋友或朋友的家人。</p> <p>5. 我在求學時，不管多難聽的話我聽過了，甚至同學們的霸凌，也都熬過來了，現在進入社會工作，算是苦盡甘來。雖然出社會之後所面臨到的壓力比求學還大，但我覺得至少沒有遇到顧客、同事或老闆的語言或肢體霸凌之類，所以目前並沒有對社會有感到不滿的地方。</p> <p>6. 如果只剩下我一個人的話，應該會考慮先換工作，因為7-11的工作是時薪制，1個月頂多賺1、2萬，光是房租可能就要扣掉50%，應該不夠用，但以現在來說沒問題，因為媽媽還在工作，家裡經濟狀況算穩定。</p> <p>7. 如果我自己住在社區居住，可能也會希望協會的社工可以定期1個月訪視1次，除了社工保持聯絡之外，還希望至少能跟1位知心好友保持聯絡，並且把社工的電話留給那位好友，當聯絡不到我時，還可以找到社工幫忙。</p>
陳怡君	<p>1. 針對武漢肺炎對我們的影響：我在全聯福利中心門市上班，負責清潔打掃、排貨的工作，疫情對我的工作沒有造成影響，只是一開始大家搶購口罩、防疫物資時，我比較忙碌，現在還好了。日常生活方面，把口罩戴好戴滿、勤洗手，除此之外沒有影響。</p> <p>2. 就學方面：  (1) 我在國小時，還沒有身心障礙證明，但學習較慢，媽媽</p>

發言人	發言摘要
	<p>進到學校當志工，協助老師照顧我，所以我與老師、同學相處都很融洽。到了國中時，老師請特教輔導團的心評老師幫我做評估，我才申請到身心障礙證明，學校將我安排到資源班上一些課程及提供親子講座，也協助我參加技藝的課程。</p> <p>(2) 學校老師排擠學生的問題，我覺得是接納問題，心態也很重要，國中遇到好老師，對我很友善，也特別跟同學說不一定要做朋友，但不要欺負我，而我覺得同學們都會尊重、都有了解，所以不會特別欺負我。</p> <p>(3) 我在高職就讀綜合職能科，都是為就業做準備的實用課程，但13年前的技藝課程只有烘培與烹飪。當時我沒想太多，加上也還喜歡烘培做麵包，不過後來發現對我現在的工作沒有很大的幫助。</p> <p>(4) 我們畢業之後，因廚房工作危險性高，加上煮菜可能煮不熟，或麵包烤不好，家長都會擔心，所以很少從事這類工作，反而多從事清潔、房務、門市服務等工作。</p> <p>(5) 智能障礙者學習速度較慢，也需要時間適應，因此，我覺得應該從小就開始學習工作及生活技能。</p> <p>3. 我很喜歡在全聯工作，同事很好，店長也幫忙做了職業再設計，讓我可以做補貨、整理牌面和環境等工作，也幫我做職務調整，讓我可以更穩定地就業。</p> <p>4. 我覺得機構有必要存在，有些住民的父母親可能都不在或家庭失功能，要這些住民回到社區，除了要考慮有沒有足夠的人力提供協助，也要讓他/她們安全住在社區中。但我覺得住在機構並沒有不好，只要讓學員與住民有互動，也能經常參加社區活動，同儕間互相幫助，並且有專業的社工與教保員幫助。</p> <p>5. 我覺得住在機構的青年可以去朋友家住，但機構要提醒記得打電話報平安。不過如果機構規定不能去的話，我也能瞭解機構的難處，畢竟家長把孩子放在機構，如果隨意到別人家住，萬一不見了，機構要負很大的責任。</p> <p>6. 如果當爸媽都不在了，我還是希望能夠住在家裡，但希望社工可以定期訪視我，大概1個月1次，看看有無需要協助的地方，而我有需求時也會主動找社工幫忙。</p> <p>7. 我有存錢的習慣，很少把賺的薪水提領出來花用，有需要買東西就用零錢，如果零錢不夠就等存夠錢後再買。</p>
王婉琳	1. 針對武漢肺炎對我們的影響：疫情剛爆發時，大家都在

發言人	發言摘要
	<p>搶購口罩，還好我之前有先買到一些些。我覺得臺灣疫情控制得不錯，還可以自由上班、工作，國外的狀況很慘，有的到現在還不能外出工作。</p> <p>2. 我在友達已經工作12年了，部門同事都對我蠻好，很少遇到同事對我不好的問題。</p> <p>3. 我有事情時或是家裡有需要處理的事情，如搬東西、修理東西，才會找社工協助，其他的都是我自己處理。如果是比較困難的事情，我會用LINE請教社工或老師們如何處理，她們就會告訴我。</p>
<p><b>翁亞寧</b>  <b>社工專員</b>            (中華民國            智障者            家長總會)</p>	<p>1. 針對武漢肺炎對我們的影響，提供個人的觀察：</p> <p>(1) 疫情發生後，大家搶購口罩，但藥局的無障礙設施，如同診所一樣，均是相當不足。</p> <p>(2) 疫情指揮中心每天召開記者會是一項很好的措施，讓大家即時知道最新的確診狀況，我們的青年非常關注每天確診情形，資訊相當及時，青年也都能吸收這些資訊。臺灣對疫情控制得不錯，但有時突然暴增許多新增案例，讓一些青年感到不安、恐慌，因此當接收到確診個案是外籍移工時，就會有不友善的言語，希望記者會也能有相應的教育宣導，讓青年能了解移工到臺灣來是幫助我們工作，也不願染疫、生病。</p> <p>2. 就業方面：在一般就業職場上，我們常接觸的青年工作年資有達到15至20年者，但為數不多。</p> <p>3. 特殊教育方面：</p> <p>(1) 少子女化的關係，許多私立高中職、大專院校為了能申請補助、提升招生數而收了許多特教生，但卻未能補足學校的具特殊教育能力的專業人員協助特教生。</p> <p>(2) 依規定，家長、老師及特教生需共同討論、擬訂IEP，但送審後卻發現各地方政府挹注經費的落差，無法落實IEP方案，出現城鄉差距的問題。</p> <p>(3) 智總在處理申訴案件的過程中，明顯感受到學校認為特教生是特教的事情，不把特教生看成是學校的學生，視這孩子的障礙為麻煩，因此處理的態度非常消極，此凸顯融合教育的推動還需要再加強努力。</p> <p>4. 常聽到青年分享，如同淳之、昱誠所說，很擔心自己在家裡生病或發生緊急情況時，沒有人可以求救。</p> <p>5. 根據智總在去年(109年)研究台灣身心障礙全日型住宿機構因應CRPD第19條之情形，結果顯示，有5成的全日</p>

發言人	發言摘要
	<p>型住宿機構並無轉銜服務對象至社區居住的經驗，為何轉銜失敗或不願轉銜，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租屋補助與租屋協助不足。社會住宅的租金相較一般租屋市場，雖有便宜些，但對於有些障礙者來說仍是負擔，加上申請過程有資產審查，要備齊文件、抽籤等程序，對智能障礙青年不容易掌握這些時間點，且這些文件資料的準備也是個限制。此外，目前社會住宅的特殊住戶最長可住到12年，時間一到必須搬離，但租屋市場價格一直不斷上漲，12年之後租金更貴，對於這些弱勢族群或有居住需求的障礙者而言相當不利。</p>
<p><b>潘怡伶</b> <b>秘書長</b> (中華民國 自閉症 總會)</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針對武漢肺炎對我們的影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誠如剛剛夥伴所說，疫情造成比較大的影響仍是戴口罩及外出購買口罩等問題，許多夥伴都是家長帶去買口罩，我們自己有個小作所，政府將口罩主要提供給教保人員，但其實身心障礙者也很需要，希望政府也能提供給身心障礙者。另有些身心障礙者戴不住口罩，家長擔心疫情而減少帶他們外出的機會。不過大致上，臺灣的疫情發展尚不至於到無法控制的狀態。</li> <li>(2) 以我們的單位來說，進入時會先量體溫，也會一直提醒戴口罩及倡導勤洗手；但若真的戴不住，為免有情緒上的狀況，我們無法強制，家長也只好親自接送。</li> </ol> </li> <li>2. 自閉症者就業率比較低，工作年資能達到15年者又更少。自閉症者取得手冊或證明的人數較少，可能是拿其他障礙類型，但就我們所知，目前自閉症者工作年資長的人數並不多。</li> <li>3. 關於融合教育：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就自閉症者來說，目前從在國小到高中、甚至到高等教育階段，其實都仍遭到排擠的狀況，而且老師的態度是關鍵，若遇到好的老師，就學過程即相當順利，反之，就會發生一連串問題，即便擬訂IEP，也未完全落實執行，甚至有推諉的情形。每次在教育轉銜前皆有事先與老師溝通，但進到國、高中後，仍會發生資源排擠的問題，需要一直與學校溝通。</li> <li>(2) 在高等教育階段，長久以來學校對於資源教室的重視程度不一，若重視的話，資源教室即能順利協調所有系所的教授，反之，即便資源教室的老師無論如何向教授反映，也徒勞無功。去年協助1位自閉症學生，</li> </ol> </li> </ol>



發言人	發言摘要
	<p>他的成績不錯，平時與人對話也正常，卻因為應對態度不佳而讓教授、系主任有些不開心，但一開始學校並不了解自閉症的特質，經過溝通之後，教授似乎才漸漸理解這位學生的一些行為模式。</p> <p>(3) 由於過去未有特教學生，以致對老師的養成過程中欠缺這方面的訓練，即使有，也是屬於概論，並未針對障礙類型所有著墨，甚至特殊教育畢業生也未必了解並推動融合教育，因此，對於老師的培育及在職訓練，顯得相當重要。</p> <p>4. 關於就業：</p> <p>(1) 自閉症者的工作能力其實不差，只是有時在溝通表達上不是那麼清楚，需要轉譯者或明確的規則，但這不屬於職務再設計，而是需要雇主能夠理解並且找1位友善的同事持續不斷提供協助，協助時間也非一年半載就能結束，可能更久。舉一實例，1位自閉症夥伴在大型書店工作，當時是自己前往面試，工作能力沒問題，也很認真，但有固著行為，有些顧客拿了書不會放回原位，這位員工便找不到書，主管雖有告知如何找書，3個月後卻說無法錄用這位員工，但這位自閉症夥伴並非不能工作，而是得依照規章、規則行事，此部分需要透過人的協助，但人的部分在政府端卻是最不可能補助的項目。</p> <p>(2) 之前有配合1家對自閉症者比較友善的科技公司，這家公司配有一些心理師協助自閉症員工穩定就業，但當我們倡議此事時，發現並非所有的企業願意。</p> <p>5. 許多家長都在思考孩子的未來，而孩子本身也許內心深處隱藏著擔憂但不想表明出來，況且這個年紀的孩子也不想被家長管太多，希望保有自己的生活與權益，但造成家長很擔心，當事人卻很悠哉。家長一直想幫孩子找出路，如果孩子的工作能力很好，家長會先買好1間房子，讓孩子只要在工作上足以支應自己就好。</p>
<p><b>劉貞鳳</b>  <b>理事長</b>  (中華民國  智障者  家長總會)</p>	<p>1. 針對武漢肺炎對我們的影響：我的孩子在機構裡，疫情發生後，機構嚴格控管，要求家長在假日將孩子帶家後儘量不要出門，若有出入公共場所，就連回家搭乘何種交通工具，均須清楚填表，甚至要求家中的所有人每天必須量體溫。且因機構夜間的教保人力短缺，老師絕對不能染疫，也是比照前述措施嚴格控管。機構基於安全，</p>

發言人	發言摘要
	<p>取消原本所有的娛樂活動，孩子、老師的生活都受到限制。不過機構控管得宜，因此未有疫情傳染的事件發生，只是對生活造成一些不便。</p> <p>2. 臺灣的融合教育仍不理想，對障礙生仍有誤解，尤其是普通學校，例如我的孩子在弘愛服務中心，該中心整修期間向長安國小借用教室，卻遭遇極大的反彈，社會局最後讓步，限制我們只能在2樓教室，並且設路障、保全，還請遊覽車團進團出，中心的所有學生不能單獨行動，家長若要接送孩子，也不能入校。我從協調過程中，發現並非家長反彈，居然是老師反彈，讓人覺得驚訝，但其實這是1個很好的機會教育，讓學校可以接觸障礙生。除此之外，媒體的報導偏向負向，應有更多積極正面以扭轉社會的認知。另外，我前不久去開會，居然遇到帶頭反對的是大學諮商系的教授，此凸顯不僅孩子需要加以教育，就連老師也都需要。</p> <p>3. 關於退休的問題，心智障礙者提早老化的情形普遍，到了40多歲時可能突然不動，常常發呆，說什麼也都毫無興趣，因此，希望比照公教人員，勞工保險條例也應修法，讓身心障礙者能有提早請領退休給付的機制。</p> <p>4. 關於去機構化，CRPD要求大型機構朝向小型化、小型機構轉社區，但有些障礙者確實需要在機構接受照顧服務，即使是在主要倡議的先進國家也無法完全做到去機構化，長照服務、失智照顧等也都需要機構，因此，重點應放在如何將可回歸社區的障礙者順利轉銜到社區生活？政府有無足夠支持與配套措施？而非一味地消滅機構。而另一方面也需要社區接受，但事實上社區相當排斥心智障礙者，比如此次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進駐服務據點即遭到社區的抗議，甚至說裝設冷氣會傳染細菌給社區居民，相當離譜。如果社區是這樣的態度，以後不管是長照或失智照顧機構，皆會面臨相同的處境，因此，問題不在於去機構化，而是如何讓轉銜獲得社區的支持。此外，支持不僅止於提供便宜的住處或社區住宅，而是能在社會上生活的各方面支持，包括財務、經濟、就業等等均須有完善的配套措施。</p> <p>5. 關於身心障礙女性，此次身心障礙聯盟接受衛生福利部委託製作的身心障礙婦女生育手冊，使用對象未包含心智障礙者，以致這類障礙女性在懷孕及育兒的協助仍然付之</p>

發言人	發言摘要
	<p>闕如，醫院雖聲稱有說明，但她們仍拿一般的育兒手冊，也缺乏符合各類身心障礙者(如聾人、心智障礙者)的宣導衛教資訊，以致仍須仰賴家人的協助與支持，有待加強改善。</p>